微风吹过风铃

赵荣发

今年2月6日，大年初二，新民晚报在寸土寸金的头版上，用了将近半个版面，推出了一位“杨浦爷叔”仲根生的故事，共配有三幅照片，一张双手拿着十多把钥匙的特写照片尤其弹眼落睛，生动折射出这位“小巷大管家”为民服务的精神风貌。

不禁为编辑这样精心的处理叫好，同时，也为其摄影报道者种楠欣然点赞。要知道，种楠先生其实也是一位年届七旬的“新闻老爷叔”啦！曾经与他合作过好几次，每次看到他拍照时爬到高处蹲到地上，用各种姿势觅取最佳视觉效果，即使大冷天也拍到额头上热气腾腾的地步，钦佩之心便油然而生。

如今，两位老爷叔，一个有心一个无意，共同酿就了一篇好报道，事情就变得格外有滋有味了。如果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发表什么感言的话，少不了会听到一个相似点：“我们最高兴的，不是做得多么漂亮，而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人说，唐朝诗人李商隐因为仕途不得意，所以在晚年时发出了这番感慨；那么，如果心中始终装着他人，同时还被他人需要着，又何愁近黄昏呢！

况且，被人需要是无论年龄长幼，不管事情大小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总是美德。

一个初春的夜晚，一对年迈的夫妇走进一家旅馆，可是旅馆已经客满。前台侍者不忍心深夜让这对老人再去找旅馆，就将他们引进一个小房间：“也许它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你们不用再奔波了。”

老人看到整洁干净的屋子，就愉快地住了下来。第二天，当他们要结账时，侍者却说：“不用了，因为你们住的是我的房间。”原来，他自己在前台凑合着过了一个通宵。老人十分感动：“孩子，你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旅店经营人。”侍者笑了笑，送老人出门，转身就忘了这件事。

没想到的是，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他按信中所示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原来，那个深夜他接待的是一个亿万富翁和他的妻子。富翁为这个侍者买下了一座大酒店，并深信他会经营好这个大酒店。

这就是著名的希尔顿饭店和他首任经理的传奇故事。

让人欣慰的是，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不妨就拿今年春节期间来说吧：一对同为列车乘务员的夫妇各自忙碌在两条线路上，只是在两列火车短暂同靠在某个站台时才得以见上一面；一位武警执勤支队排长过家门而不入，徒令思儿心切的老兵父亲隔路相望；一位航空地面服务部主任奔忙在返程高峰第一线，两个小时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至于各个服务行业，包括那些“快递小哥”舍小家顾大家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也就在去年秋天，我所在地区的总工会，组织编写了一本从本区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报道集，其中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种菜大王”、有曾经为一千多名患者实施断指断肢再植术的外科医生、有荣获残奥冠军的坐式女排运动员，还有“让星星的孩子绽开笑脸”的培智学校老校长……在他们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在履行一份本职工作，能够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他人，是一种幸运；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即使在有人已经步入暮年之际，他们的“娘家人”还为他们记录下当年的风采，奉之为时代的楷模。

生命的丰盈缘于心之纯澈。也许，你一个善意的举动或友好的微笑只是无意间为之，却令对方终身难忘，相互的感恩和敬重，温暖着彼此的心房。

我赞美这样的人际交流，也因此在参与这本劳模风采录的写作中，翩然遐想：那远方的风，是因了风铃而来；还是那风铃声，因了微风的吹拂，而“叮叮当当”地响起？

他还在我们身边

简 平

学者、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刘绪源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因为觉得心痛，所以我每每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想一些他和我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

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老领导周基亭是第一个告诉我刘绪源罹患肺癌的消息的，他希望我能够就治疗方面的问题直接与刘绪源做些商讨——由于我自己也得过癌症，所以他认为由我与刘绪源交流会比较顺畅。事实上，当时，由于无法进行手术，刘绪源正就要否进行化疗很是纠结。我是非常反对癌症患者的随意治疗和过度治疗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全然放弃，坐以待毙，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关键时刻，包括医生在内，也都是各说各的，甚至意见相左，所以，处于火山之上的患者相当无奈，最后的选择只能由自己或家人作出。刘绪源在胸科医院拍过一系列的片子，所以，那里的领导和医生反复地读片，最后告诉我说，由于当前病势的发展非常凶猛，所以只有一种方案可以选择，他们相信采用一定剂量的短期化疗将是有用的。既然是排他性的唯一选择，而且他们还将具体的四次化疗方案给到了我，我也像家人一样地接受了。

我打电话给刘绪源，跟他说，你准备一下，我陪你去一次胸科医院。他说好的，到时候与医生一起讨论讨论。其实，我已经都帮他办好了入院登记，住进病房的当天就开始进行化疗。2017年1月23日，我和他在医院碰头后，将情况详详细细地告知了他，还对化疗反应的预防措施作了具体的交待。他不禁笑了起来，说我是先斩后奏，不过，他很信任我之前所做的事情，于是，一点不再纠结，立刻答应了。为了让他精神放松，我在病房里陪了他一个上午，与他有说有笑地谈论文坛的“趣闻轶事”。

事实证明，这四次化疗是管用的，有效遏制了迅速扩散的病情。治疗结束后，刘绪源给我发来了微信：“医生已看了CT报告，她算了一下，说病灶缩小了一半以上。一般小三分之一已是特效。我特地问：缩小是啥概念？是受伤了，还是……她瞪我一眼：是杀死，消灭了！当然化疗不会杀得那么彻底，让其偃旗息鼓，准备长期共存就是！”我自然很是高兴。刘绪源的精神明显地提振了，他还去外地作了休养，在家人和文学界朋友的陪护下，看山看水，心情甚好。可是，他是一个钟情于事业的人，一边接受中医等治疗，一边又开始了工作，写文章，整理书稿，参加研讨会，担任文学奖项的评审。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在得知他的病情又有反复之后，直截了当地朝他发了火，让他立刻老老实实地好好休息。他以一贯的儒雅笑着对我说，其实他很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我想，如果一个人能在病痛中从工作里得到快乐，也算是一种心满意足了。不过，我还是很忧心，甚至这种忧心让我心情沮丧。

2018年1月8日，我在寒风凛冽中赶去看望已在弥留之际的刘绪源，我抚摸着刘绪源因打点滴而淤青的手背，伏在他的耳边安慰他，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刘绪源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可他的亲朋好友们却一直念叨着他，仿佛他根本就没有离去。3月13日，是刘绪源诞辰六十八周年，我们会聚在一起纪念他，大家都说好了，不用悲伤，聊聊那些与他一起谈笑风生的日子，因为他还在我们的身边。

醉里谈诗（一）

陈鹏举

时间太快，竟然年近古稀了。还好这是古人的说法。现今八十留宿、九十留饭的事，还多着。只是社会变化更快。日新月异，已不是形容词。一年的变化，甚至抵得上原先的几十年。我这个曾经的新闻记者，喜新厌旧的心志，明显被摧残了。人已是旧人了，赶不上了，就做个喜旧不厌新的旧闻记者吧。

记者，就是记录者，也就是码字作文。很欣喜，这辈子能以自己最喜欢的码字作文，养家活口。到了余年，还能以此作为最大的乐事。

还能码些什么字、作些什么文呢？想来想去还是谈诗吧。这个念头出来，自己吓了一跳。诗是什么？能谈吗？邹子谈天那样的事，哪里是凡人所为？僧人指月，士子弹琴，到底说不清这月色、这琴声，在不在，从何来？“池塘生春草”、“无花只有寒”、“落花时节又逢君”、“乐游原上望昭陵”，这些出名的诗句，似乎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不知所云，又无与伦比，对我辈来说，哪里是可以谈的？

再说，历代有名的谈诗人，都是大学者。远见卓识，俯视千古，自然谈诗如獭祭。再有，他们本人大抵不写诗，谈诗不伤心情，也是天可怜见的幸运。我差远了，只是从小喜欢这排列整饬、音律流转的文字，就有了写诗的愿望，现今又有了谈诗的愿望。所谓“庸人惟愿”，有了愿望，总要去实现它。自然是不自量力，想想只有酒后醉谈了。一是酒后说的是真话、真感受。二是酒后真话，纵然不当，语无伦次，不会太讨人嫌。三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都是好诗。酒后醉谈，可能也会谈出几句好话来。

瞿秋白说，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豆腐为什么好吃？应该是烹饪学家来说的。董其昌绘画的感觉赶不上赵孟頫，但他谈画的理论是赵不能企及的。所以我辈谈诗，也就是谈谈豆腐好吃，还有谈谈画画的感觉。母亲烧的菜最好吃。有人说是你母亲烧菜手势好，添油加醋，恰到好处。母亲说可能是吧。我想，也就是自己母亲烧的吧。菜是如此，诗呢？也是如此吧。说不清的是诗，说清楚了可能就不是诗了。这些话，想来已是醉谈。

本文是“醉里谈诗”系列的开篇，最后还要申明一下：这里的谈诗，谈的是旧体诗，不是新诗。有了这个申明，以后行文就可以避免歧义了。新诗我不懂，感觉它是另一回事。

诗二首

江更生

元宵新春廉政灯谜擂台赛

己亥元宵，老江应沪渎嘉定南翔镇党委与古猗园党总支联合诚邀，偕海上名谜家刘茂业贤棣，同赴古猗园清磬山房，通力主持了一场主题鲜明之“新春廉政灯谜擂台赛”。为此，不佞特制糗谜五十余条，谜虽拙，意尚真，略表寸忱耳。惟愿神州政治清明，贪鄙绝迹。感赋打油。

元宵无谜不成欢，射虎猗园兴未阑。
愿借灯笺陈众望，扬清激浊扫贪官！

注：扬清激浊，语出三国刘劭《人物志》；激作抨击解。

己亥消春寒

己亥新正，春寒料峭，躲入小书房孵空调。听听广播，看看电视，打打电脑。忽而触机思得一谜，赶忙记下。忽而心血来潮，打开电脑草拟狗屁“谜话”。忽而又启新添之“蓝牙”装置，聆听弹词与京剧，诚可谓三友（京评谜）齐集敝斋，伴我一消春寒。感赋打油。

消寒躲进小书房，惬意犹如南面王。
撰罢春灯涂谜话，评弹听了赏皮黄。

冬雨绵绵

夏 城

今冬的上海，冬雨接着秋雨淅沥，寒风瑟瑟。

冬天的雨，不像春天的雨那样阴雨连绵，下个不停，也不像黄梅季节的雨，潮湿、闷热难耐。冬天的雨，如一幅极有韵味的水墨画，色彩简单，线条清丽。雨雾朦胧中，佳木繁荫，林壑静美，蔚然深秀，精神抖擞。

冬天的雨，少了电闪雷鸣的助力，少了风驰电掣的气势，更是没了夏雨的霸气。那曼曼妙妙，柔柔细细的雨丝，星星点点地飘落着，像少女轻轻抚弄琴弦，便是冬雨缠缠绵绵的魅力。

冬天的雨，给大地增添了动人的色彩，细雨如丝如线，如烟如雾，时而随风斜落，时而直入尘泥，这交叉的雨线似乎给大地编织一张巨网。

冬天的雨，洗刷着大地，洗刷着万物，也洗刷着人们的心灵。冬天的雨能撩动着人们的心绪，带给人异样的气场，面对那风韵非凡的雨，可以幽思，可以沉默，可以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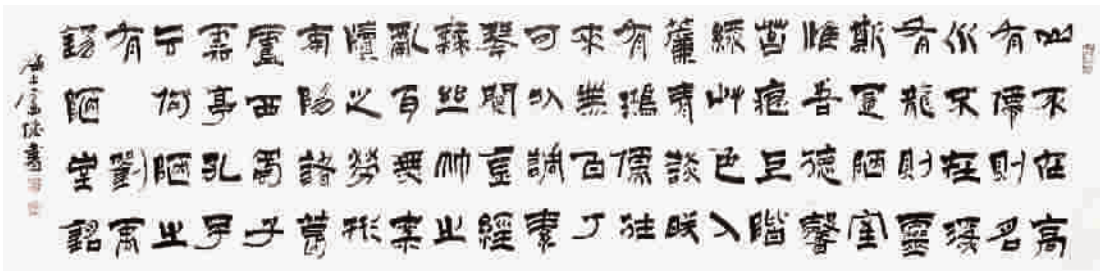
冬天的雨，窸窸窣窣地下着，滑过高楼，滑过树丛，滑过房墙，构成了一幅清新透亮、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绝妙图画。冬雨中的溪水缓缓地流着，安详而平静，那些雨点在水面上形成无数不经意的小涟漪，互相交织荡漾开去……溪岸上，空旷、安静、拙朴，如一块淡青色的山水墨迹。

冬天的雨，更是让农民欢喜。看这雨，麦子、油菜一定会把来年夏天的腰板压弯。看看田野，土地浸润，绿得发黑的麦叶儿欢喜得跳舞般摇曳，丰收的希望孕育在绵绵的冬雨里。

冬雨，淅淅沥沥，柔细而绵长，静谧而含蓄。冬雨，细腻委婉，绵绵似歌。冬雨，水滴世尘，清明天地。冬雨，有多少雨滴就溅起多少期待的生机。

冬雨润着大地，润着万物，更是润在心田。

书法 卢 俊



走在改革的路上

郑方贤

2002年5月，我刚接任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即迎来了本市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当时上海教育电视台有档专门的招考热线节目，为招生院校搭建了一个向考生及家长宣传招生培养政策和院系专业的平台，自然我也必须参与这个节目的录制。这个节目采用的是与主持人对话座谈的方式，虽然谈话内容准备得很充分，录制过程也是一气呵成，但第一次在演播室的聚光灯下压力蛮大的，记得我还把学校的资料放在座位前的茶几上，尽管录制过程中不可能查阅，但这样似乎比较心定。

直至2009年卸任招办主任职务，我每年都去教育台录制招生宣传节目，还共同策划了“招办主任到我家”等节目。随着复旦招生改革进展，我也更多参与了各地电视台的招生节目，包括在央视的直播现场采访等，能够自如地在镜头前向社会广泛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但是在上海教育电视台第一次的节目制作经历，我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2017年上海迎来了高考综合改革的全面实施，我很荣幸与上海教育电视台再次联手，共同设计了当年的电视宣传方案。我们在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间顺利组织了高考大直播，我也再次进入演播室与主持人一起进行高考政策解读。记得那年的直播节目围绕“新高考改革后，如何填好高考志愿”这个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设置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话题，我们在直播间通过与主持人的访谈互动和接听热线电话等方式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详细解读了上海新高考政策下的高招政策以及最新的招生信息。我欣喜地发现电视台不仅在软硬件设施上有了极大的提升，宣传理念和宣传手段上也有了与时俱进的发展。直播节目的内容不仅通过电视信号向广大考生放送，更是首次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新浪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程直播。

教育电视台作为教育的专业媒体，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也面临如何发挥专业作用与价值的挑战。教育是民生，必然被广泛关注，尤其在自媒体时代，这也是教育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同时教育又是培养什么人的价值问题，充满政治性特点；而另一方面，教育作为现代文明的主要传承方式，其延续发展的生命力无与伦比，这又是教育的专业独特性。因此，上海教育电视台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统一教育的上述特点，取得更大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日谈

绿叶对根的情意

责编：刘芳

明起刊登一组《跨越千年的发现》。

夜光杯